

海边文丛·小说卷



蓝鲸夫人

徐朱琴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蓝鲸夫人

徐朱琴 著

LANJING FURUEN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鲸夫人/徐朱琴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11

ISBN 7-5059-3493-7

I. 蓝… II. 徐…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227 号

书 名	蓝鲸夫人
作 者	徐朱琴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刁小林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舟山市定海同润图文印刷中心
开 本	850×1168 大 32 开本
字 数	240000
印 张	11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493-7/I·2664
定 价	1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序

雨 檐

我一直不喜欢看女作家的作品，在我的印象中，大多数女作家的小说就像一块渗透着眼泪和香水的手帕。所以当我第一次从朋友宪初那里听说，有个叫徐朱琴的女作者写得如何如何，我并未在意。直到看到她在任晓岗主持的《海中洲》杂志上发表的《定海下只角》，心里着实吃了一惊。它几乎是一篇中篇小说的容量，却举重若轻地放在一篇不算太长的散文里。这是一篇自然来稿，任晓岗说，这样的文章放在哪个编辑的手里，都是不会被错过的。我想，这样的评价对一个初露锋芒的徐朱琴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当时的定海文化馆借租的部队营房里。在那里我们开了一个会。后来我调文联工作，作为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彼此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徐朱琴停薪留职，一头扑

2 蓝鲸夫人/序

在风险浪急的商海之中。九五年盛夏的一个夜晚，在市作协每月一次的文学沙龙上，我以为徐朱琴肯定不会来了。当时她承包了城南旧城改造区的一批旧房子的拆除，每天在灰尘弥漫的拆房工地上，日顶毒日，夜宿街头，守着一大堆陈年老屋拆下的砖瓦、木料。但她还是匆匆赶来了，脸黑了，头发也乱了，白日里跟买锱铢必较，在这里她静静地听着，言语不多，这就是徐朱琴。她的作品一点都不比那些生活闲散的有着优越的写作环境的作者少，一篇又一篇的稿子飞抵我的案头。望着那些像开发票一样潦草的字迹，我心里是有点感动的。

我知道，她的许多作品都是在生意之余的空隙里仓促完成的，她很少有大块的时间对一篇作品进行打磨。写作对徐朱琴来说，事实上更像是一种倾泻、释放和诉说。正如她自己所说，“像卸掉一个包袱，搬掉一块心头之石那么轻松，血脉顿觉流畅”。她的作品，带给我们的首先是一种朴素实在的现实美感。她的叙述语言是有点特别的，是带有方言腔的、在我们看来非常冒险的一种叙述方式，同时她的叙述策略也多少有些单调，这对她的小说也许构成了轻微的伤害，但这种世俗化的本色叙述和心灵纪实的情感基调，正是构成徐朱琴小说魅力的全部，绝对是有冲击力的！徐朱琴这种匍匐在地式的、逼近生活本真的写作姿态，现在已为很多写作者所不屑，他们总是无视身边最生龙活虎、也是最具艺术表现力的现实情节，去写连他们自己也感动不起来的无病呻吟之作。而徐朱琴的目光一直关注着处于社会转型期中的现实生活，和社会中下层小人物的命运际遇，她完全具备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必须具备的艺术素质——一种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怀和理性的审视精神。她的力量也在于此。

决意在体制外另闯一条生路的徐朱琴，她的生存现实无疑

是严酷的,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爽直、坚韧、理性务实的形象,但她的内心,却又是“一个喜欢躺在童话插页里生活的人”。一边是酒池肉林、纸醉金迷的生意场,另一边是被她视为神圣无比的文学殿堂,这种灵与肉、单纯美丽的幻想和日益紧迫的生存困境之间的矛盾,在她身上奇迹般地调和着。面对纷杂的世事,她是边看行情边往骨架上摔泥巴,得宽怀处且宽怀,得门槛精时门槛精。生意之外,她又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喜欢到大自然中去的浪漫女子;铺开稿子,她更是一个耽于幻想的写作者。我想说的是,当徐朱琴的这种率真的浪漫天性开始出现在字里行间的时候,她的作品因此就有了一种奇异而灵动的品格。

现在,徐朱琴在城北一隅开了家红豆鲜花店。一天中午我路过那里,见她正在满是鲜花的小店铺里,在自己的膝盖上凝思写作。她偶尔朝街上来来往往的各色行人瞟去一眼,又迅速地在自己的稿纸上写下一个句子。感动之余,我心里是有点愧疚的。我后来对朋友说,比起我们这些人,徐朱琴更像个作家。

1999年9月17日

目 录

序 / 雨檐

1 白杨树

7 都市残筵

21 蓝色之吻

32 回避灵魂

42 女孩与海

49 驱使生命

2 蓝鲸夫人/目录

54 518 内科病房

66 出走

78 春潮带雨

134 金婚

179 蓝鲸夫人

339 后记

白 杨 树

姐姐在压床板。海风在泥涂上打个轻佻的唿哨穿过门口屋檐前正编了一半的蜘蛛网，悠悠进来了。泛黄的纱帐飘飘扬扬，姐姐半卧帐内像垂泪织着鲛绡的人鱼。木匠坐在帐外长条凳上，叭哒叭哒抽着大头雄狮香烟。他是应了媒妁之约来与姐姐谈恋爱的。他叼着香烟的嘴里出语频率最高的词是干脆干脆。用不着迟疑不决，干脆好了，他说，取下夹在耳背上的香烟接上火。没有回答。我钻在衣柜后探出半只眼睛窥他。我很幸灾乐祸木匠受到的冷遇。打从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对他那张白脸生厌，也因为对这张脸表示反感，我被母亲打了屁股：你个多管闲事的小不点。

后门斜坡菜园边上的那株白杨树高耸挺拔，

2 蓝鲸夫人/白杨树

春夏绿色压人，秋冬枝疏杆直。近来姐姐很喜欢到它身边去，依着它静静地伫立。

木匠说，干吗对我冷冰冰的，我还不如这株树。木匠又说，干吗老站树下，站久了吊死鬼要寻着。姐姐的视点在远方，对木匠没掀眼皮。

油灯昏暗摇曳。姐们围着母亲凑在灯前在反复读一封信。她们的脸上是紧张和兴奋。她们晃荡的影子高到人字形的房顶，黑朦朦大熊星座一样空荒。信是小拐脚送来的。折成又字形里面夹了二十元钱。小拐脚笨，小拐脚诚实，没折开信看看，二十元钱是一笔大钱。我滴溜着眼睛这么想。小拐脚说信是一个很好看的士兵教他转送姐姐的。姐姐摊开信时双手是抖着的。姐姐按不下惊慌把信交给了母亲。姐姐正好十七岁。信中说许久不见你来码头做工了，一打听原来你在做工时被水泥电线杆压折了腿。于是……等等。字迹很漂亮，措词很得体，只是把姐姐的名字写成了谐音。是哪一个呀，大家猜测起来，要在清一色的绿军衣中找出他来可真不容易。

姐姐腿上的石膏还崆崆晃动。我家时常出现一个着军衣的青年，二十岁左右模样，眉尖往那鬓上延上去，身材就象后门的那株白杨树。

他从衣服所有的口袋中魔术般摸出一个又一个苹果，又一个一个递给我们，很和蔼。他问姐姐伯父呢，怎么不见。姐姐沉默一会，说，父亲工作外出出了，很远很远，在海那边。姐姐也会撒谎？姐姐真聪明。

姐姐腿好了。

姐姐义务劳动做水库去了。居委小组长说，像你们这样的人家应该多做义务劳动。母亲不在家，小姐姐领着我们借着灶洞的火光在织纱衣。是一个雷声轰鸣的雨夜，屋外的白杨树发出哗

响。嘭嘭嘭有人敲后门，很急。他进来了，披着军雨衣，夹带进雨水雷声。他说把这东西暂放你家。他从雨衣内捧出一个长方形的木箱放在灶脚，复又出去，过一会儿又捧来一箱。是两箱蜡烛。时间一长不来取走，正缺油少灯，于是撬開箱盖取出一支来点。

他再次在我家出现的时候，蜡烛已点掉半箱。蜡烛火焰高，亮。烛光里他很美丽，姐姐也很美丽。他俩相视而笑的时候，更美得灿烂，满屋生辉。只有母亲忧忧地看着他俩。阿狗娘对母亲说，你家运来了，这人将来准当大官，瞧他走路的样子。

木匠通过媒人阿旺嫂送来的二百五十元聘金，母亲收了度日子了。一提及这桩婚事姐姐就蔫蔫的，她眉头紧锁说，妈妈木匠有狐臭，木匠走路摇八字步象踏水车，木匠唾沫四溅满口下流话。姐姐一会儿答应嫁木匠，一会儿又反口，弄得木匠老说干脆干脆。母亲唉声叹气。都怪这年头，地瓜干买到三元一斤，红木家什和金银饰品都贱卖换粮食吃了。

天上月牙弯弯如钩，门前海水浮光闪银。姐姐梳了辫子扎了蝶结侯在竹篱芭外的白杨树下，白杨树通体闪着银光象天堂里的圣诞树。他来了，他约姐姐到海边去。姐姐无数次跟他去海边看夜海。我心里甜滋滋的。

姐姐回来了，眼含羞涩脸露怨气：这个人不好，我以后再也不理他了。原来，他问姐姐，能否让我吻一下？他想亲姐姐嘴。呸，下流。我瞧不起他啦。

木匠催得很紧，要在明春娶姐姐进岙去。俨然新舅爷、准女婿。

姐姐去白杨树下了，朦朦夜色衬出她悲凉的窈窕。木匠对此除了反感，还很嫉妒白杨树。姐姐说他用半年的时间常在夜里背

4 蓝鲸夫人/白杨树

靠白杨树双手插袋仰头叹息。他痴痴地等。姐姐说当初我为什么不理解他呢，为什么这么狠心这么不开窍呢，现在要寻他了，他却不知去向。隐约听说他大病一场后要求调队了。姐姐一天天消瘦如黄花。老西伯说姐姐像林黛玉是病西施。

干脆干脆，木匠说，同意马上结婚，不同意退回聘金，拉倒。母亲四出凑钱，未能如愿。

夜里家中只剩三人，我，姐姐与木匠。姐姐一身冰霜。木匠满腹牢骚。从他们对峙的气氛中突围出来，跳蹦着去毛竹场。我这个小不点，满心轻松。母亲在毛竹场卸毛竹漾排。出门不足三百米，往南一转弯就是毛竹场通向海面的泥涂。涨潮时泥涂水有半人多高，正好托船。

母亲很柔很美，一举一动都是富家气派，姐姐最像她。松排喽——声音在海空上飘散时，哗——的一声，锚在潮面的三门船卸下了绑在它两侧的毛竹蓬。青毛竹在轻浮的船两侧荡漾开来闪着寒光，细细密密平浮在海面上像巨大的空箭。母亲在离岸最远的深水里把毛竹一根一根往上输送。月亮在云层里渐明渐暗，夜风里母亲高高的盘髻散了，垂下来披到腰际浸浮在水里，母亲黑底白点的衣裳像片片鱼鳞闪着莹光。母亲是美人鱼，其余做工的人像拜江猪尖嚎着，也像海妖张牙舞爪围着美人鱼起舞。水里安不下月亮美丽的面容，月影痛苦地痉挛着在竹排上跳上跳下，又从自己的身上剥出无数碎片撒在水面粼粼地跃。哦，父亲，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哟，唉父亲，你抱着我用你的络腮胡子轻轻扎了我，神情很冷峻忧郁。那个叫海的地方是否也连着这里的海，水也一样蓝蓝咸咸？母亲没有和拜江猪和海妖一起吆喝。母亲只默默地扭着腰用她的双手把毛竹推到别人够得着的地方，母亲在想父亲。要不怎么会在收到父亲断了几年的信时哭起来了呢。母亲是不喜欢哭的。小拐脚呼哧呼哧跑来说，快去快去你姐和木匠

在白杨树下拉扯得很厉害，你姐姐在哭呢。我不去。我怕罩到这种氛围里去叫人几天不打精神。

听大人说，我家世代为官，在曾祖父时还官至府台，不知何因，曾祖父从山东济南府到宁波去做官，那鼓楼为曾祖父所筑，鼓楼边上那一溜房屋都是我家的呢。大人说曾祖父离开山东很不乐意，宁波此时属五港通商繁华之地，但毕竟是东夷之邦。二十七岁气轩昂然的曾祖父离开泉城，旧幕僚在城外为他饯行时也是一个月圆的夜。站在枣树下回望高高的城池，三炷清香袅袅绕绕，曾祖父对月起盟，今日离开泉城为不得已，今后他的子孙总会回到这一方土地。他若幽灵游荡，看到今日月圆之夜他的后人为捞几把米钱泡在海水里劳苦，又会作何想呢。沧海桑田吗？美丽的月亮看到了一个家族衰败的背影了吗？

去离家五里的军队露天电影场看了夜电影回来，姐姐的脸上有了红色，细细的眼睛里流光溢彩，她声音美美地说，在电影场上碰到了他。他们离开电影场找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谈了好久，几乎把同去看电影的木匠忘了。姐姐把自他离开后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他静静地听着眼睛没离开过姐姐的脸。不时有个人影在来回找人。姐姐指着说就是这个人。他说别怕有我呢。最后姐姐把父亲的去处这关键一着和盘托给了他。说来说出来，都说出来心里痛快，姐姐说瞒没意思了。姐姐说他变得冷静了，他叫姐姐三天后听回话，分手时他抓紧姐姐的手半天不放，神情湿漉漉沉甸甸。

三天里姐姐很高兴，她神采飞扬，对木匠也很客气。木匠自然更高兴。他咚咚奔到横街上买来大饼油条叫姐姐吃吃吃，姐姐把它分给我们叫我们吃吃吃。

大我几岁的小姐最馋最会吃，一天到晚叫饿，大饼买来了让

6 蓝鲸夫人/白杨树

她先挑，她先挑大小厚薄再挑芝麻多少一粒一粒地数：一二三四……狼吞虎咽后她眼睛瞅住别人的又嚷不合算不合算。母亲啪地打她一个屁股，她满地乱滚叫饿死了饿死了。

母亲煮了一锅薯叶稀饭让喝个够，小姐一气喝了六碗，肚子胀得像冬瓜，现在她直挺挺地斜搁在靠背椅上，胀死了妈妈救救我，她叫我乐，该死。太阳快要下山时来了一个老乞丐，很脏，差不多是攀着墙爬过来的。母亲把吃剩的都给了他。他双膝跪地给母亲磕头，救命恩人救命恩人哪。母亲摇摇头笑了。我们也有施舍的时候？嫂子，让你一群如花的女儿嫁个能吃饱饭的人家。乞丐说完，闻着空碗的余香蹒跚走了。弯过白杨树时他扶了一下回过头来望一眼目送他的一群我们，夕阳里白杨树叶子镶了金非常精美，象一个一个的金苹果。

从下午开始，姐姐不安起来，薯干稀饭只喝了半碗。她老去白杨树下望。暮色苍茫时二颗泪珠滚落下来。

入夜，有狗汪汪叫。隐约有脚步声。母亲起身掌灯。后门的缝隙边有一白色纸包，母亲捡起来摇醒恍惚的姐姐。打开纸包，老天呀，是二百五十元钱。二百五十元的赎身钱。姐姐猛地抓过包钱的白纸，翻来复去看。没一个黑字。姐姐拿它蒙住了脸，一会儿白纸软糊了。

姐姐站在白杨树下，抱住白杨树让脸贴住它。沙沙沙，是落叶季节。

白杨树被火爆的本匠砍去做凳坐了。他一边抡斧一边狠狠地骂，二百五十元二百五十元。看你再抱着它哭。操你十八代。操你白杨树妖。

白杨树没有啦。

都市残筵

四周是琉璃灯下富丽堂皇的壁板，神龛壁炉，还有廊柱上张翅的小天使。一个穿黑色燕尾服的男士寂寞地吹着萨克斯。无论怎样粗野的人，一进这里就会温文尔雅起来。

在雪意未消的残冬之夜，放车到“都市酒家”吃五香狗肉火锅，实在是件美事。这是阿金提议的。他去年来省城就在这里吃过，味道极佳。今晚上，作东的仍是做红参生意的阿炳。他是省城人。在满桌的潮州菜后阿炳又让上了广东小猪羔。

焦炭在火锅下爆裂着声响。独枝嵌坐在一桌男人中间只顾自个儿吃。如果说在几年前她对这种众星拱月似的比例或许会有点优越感的话，那么现在她停下筷子环顾四周时，即忿愤不平起来，干嘛好事都让男人给占了，这么个好地方居

然就我一个女人。接着她又想到电视镜头里面冠冕堂皇坐着开什么会的绝大多数是男人,享用豪华轿车出入高级娱乐场所的,还是男人。见鬼,整个世界简直是为男人铺设的,就连佛山上的方丈也是专为男人而设的,真滚他妈的蛋!

壁炉里火苗一跃一跃地跳着。几杯下肚,身上暖烘烘的。男人们都点起烟来抽。进酒楼时,独枝看到外厅有个女人,懒懒地靠着椅背,翘着二郎腿在吸烟,她那一双色泽四溢的眼睛盯着入口处,涂了金色指甲油的手指不经意地转着烟。一时间独枝的脑子里跳出一大串词来:妓女、包女、暗娼、野鸡、抑或是女大亨?独枝冷眼扫了那女人一下,那女人呢,翻翻蓝眼皮,耸耸肩胛,努起血红的双唇向她和她身边的一群男人吐出一个烟圈。玩世不恭到了极致。

对座的阿炳递过来一支中华烟给独枝,抽一支?不行不行,独枝是正派女人,不会抽烟,阿炳你别开玩笑。旁座的阿金收过烟去,给独枝夹了一块狗肉说,吃吃。阿金总以保护神的姿态出现在独枝左右。不,给我。独枝从阿金手里夺过那支烟,叼在嘴角对阿金说,劳驾接火,并作了一个很派的手势。阿金怔了一下。阿炳说,你看你看,独枝要抽,你管那么多?随即欠身给独枝点了火,又嫖味十足地向阿金笑了笑方才坐下。阿炳这个人,独枝还是头一回相识,能说会道,很会调节气氛。独枝吸了一口烟喷向阿金,又扬眉白了他一眼。阿金尴尬地转过头去。从他的腮帮子上看出他在咬牙根。这是阿金的习惯。

女人抽烟武腔,弄不好让人当成坏货。独枝这么想。为什么女人不能抽烟,是人就得平等。独枝又想。

今夜是独枝平生第一次没有任何顾忌大模大样地抽烟。过去玩着抽过,但总是没抽上几口就掐灭在烟缸里,怕被人看成放

荡女人。现在她感觉很好,看到男人们射过来的眼光,便颌首回笑。

独枝从椅子上退出来。那个抽烟女人还在。独枝在她面前站定,冲她一笑。女人略感意外地笑了笑。独枝心里上来一种歉意,她想我刚才凭什么这样蔑视她。

女人的圆唇边吐着烟边挪了挪旁边的椅子。坐吗,你生意很好吧?女人问独枝,眼睛边往里厅瞟。

独枝理解女人所指的生意是皮肉生意。她想那女人也把自己认作同行。那女人腰里别了BP机,着条超短黑色皮裙,黑色透明丝袜未及大腿,露出雪白的腿肉是今冬做皮肉生意女人的标记。

独枝问女人生意好吗,女人说一般过得去。说时眼睛又往里厅瞄。独枝一下子怜悯起她来。

说到抽烟,女人说开始是好玩,现在是摆个样子,容易接到生意。独枝很失望,说到底她还是在为男人抽烟。不像自己,全凭着兴致。

你觉得做女人好还是做男人好,如果有来世你喜欢做什么?独枝靠在圈椅里,翘起了二郎腿问女人。女人回答说没考虑过这个问题。独枝想这女人大约活得还可以。做皮肉生意的人不就是仗着自己的女色去招揽男人的么,当然是做女人好罗。独枝觉得自己问得有些离谱。

女人递给独枝一支猫牌女士烟。独枝谢着推开了。居然还有女士烟,难道女人得处处想着自己是女性,永远也走不出这个世界为自己划定的圈子吗?这样想着,独枝心里竟有些忿愤和悲凉。

酒至半酣的男人们看到独枝引来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顿